孔府匠人傳古法 巧奪天工修孔廟

清末後首全面維修 全靠手工謝絕機械

在曲阜「三孔」（指曲阜孔廟、孔府、孔林，1994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有這樣一群工匠，他們秉承傳統的建築工藝，靠打磨拋光的老手藝，為「三孔」古建築群進行修繕。匠人們所在的曲阜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是一個與故宮、承德避暑山莊修繕團隊並稱為「三駕馬車」的古建築修繕團隊。據了解，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的前身是成立於1949年的曲阜縣文物管理委員會古建築修繕隊，也是國內最早的古建築修繕隊伍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

■在王明亮的畫筆下，一幅幅山水畫在橫樑上活靈活現。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副主任孔令德表示，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現有木工、瓦工、油漆彩畫工、木石雕刻工、機電工等，很多老師傅一個工種幹了一輩子，完全可以稱得上能工巧匠。很多技術工人大多來自修繕世家，其祖、父輩就從事孔氏家族的房屋修繕保養，世代傳承，他們將傳承古老的修繕技藝，運用到新時期的文物保護事業中來。孔令德負責的工程，正是自2014年4月啟動的「三孔」古建築彩繪保護工程，經過前期的準備工作和試驗性施工，目前已進入大面積修復階段。整個「三孔」古建築群約有14萬平方米彩繪，預計需要資金3億多元人民幣，用時10年。據了解，這也是自清末以來首次全面系統性的保護維修。

木工「三孔」為家 內部了如指掌

在孔廟大成門前，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他正在指揮着工人們拆除腳手架，剛剛完成彩繪修繕的大成門重放光彩。53歲的王明亮四代從事手藝行業，爺爺在光緒年間就從事木器加工和油漆，他的父親建國前就在「三孔」裡從事大木作。1980年，王明亮加入「三孔」古建隊，每日與漆料、灰塵為伴。王明亮也是從小在「三孔」長大。「三孔」古建築群現有房屋1,300多間，建築面積約3.2萬平方米，他走過這裡的每一條路，熟悉這裡的每一扇門，了解每一座建築。這裡的一草一木、一磚一瓦都有他的記憶，這裡就像他的家一樣。

「七分主人，三分匠人」，王明亮記得父親的叮囑，他和彩繪的工匠們盡心盡力，為這個家「添彩貼金」。如今，王明亮的侄子和外甥也相繼加入三孔古建隊，傳承尚在繼續。

34歲的邢海洋是此次採訪三孔古建隊遇到的最年輕的面孔，他也是首批「山東省文物修復師」。邢海洋說，他從小就在這裡長大，父親也是「三孔」的老文物修復師，主要從事木作的工作。「這裡有很多人都是從父親、爺爺那裡學來的老手藝，一代一代傳承下來。」邢海洋表示，他們就是按照最傳統的工藝，把文物修復到最健康的狀態。2001年高中畢業後，邢海洋加入古建隊擔任技術員，除了修復碑刻，他還承擔着「三孔」古建築施工記錄的工作。

年輕臉孔少 隊伍現斷層

雖然有邢海洋這種年輕的臉孔，但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瓦工隊長張樹金表示，在其130多人的瓦工隊，平均年齡在55歲以上，40歲以下的工匠就沒有。為了保持古建築的結構完整，張樹金說：「瓦工多是在室外作業，古建築維修不能機械作業，基本全靠人工，肩挑手抬，又髒又累。」張樹金回憶說，1978年他加入古建隊時，瓦工是「好活兒」，搶着幹活不說，還主動拜師學藝。「現在想把『手藝』傾囊相授卻找不到徒弟！」張樹金對現況頗有感慨。

孔令德說：「從事古建行業沒有十年學不出活兒來！」古建行業髒累差，體力強度大，人員年齡偏大，面臨用工荒，工藝傳承困難……這些也都是全國古建行業面臨的普遍問題。

■2014年4月啟動的「三孔」古建築彩繪保護工程，目前已進入大面積修復階段。 資料圖片

翻史料查舊檔 畫筆顯山露水

在35˚C的高溫下，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和工友們正在孔府花廳拿起畫筆描繪庭前橫樑，他們的畫筆下，一幅幅山水畫已經活靈活現。

「古建築的油漆彩繪絕不是拿着畫筆簡單地描描畫畫。」王明亮說，古建築維修容不得一點瑕疵，他經常翻閱大量的孔府檔案，從歷史檔案裡查找彩繪的證據。每項工程開始前，王明亮都要反覆翻閱設計方案，吃透設計方案精髓。此次「三孔」彩繪保護工程也有着明確的規定：嚴格按照設計方案進行，需要變更的要召開專家認證會，上報通過才能實施，不做好周密的準備不許開工。

僅孔廟大成門上架大木老彩畫的資料留取，王明亮就整理出52份檔案。檔案中清楚記錄着彩繪中每一根線條的粗細、間距、色彩， 這樣的文圖資料可以讓後人修繕有據可查。

「古建築每個木構件的彩畫從砍淨撓白到彩畫成活，一般需要30餘道工序，一個工作周期需要兩個多月。」王明亮說，從最初的拓片、描繪、手繪原始彩畫小樣，到線麻加工、桐油熬製和血料發製，從砍淨撓白、捉縫灰，再到磨細鑽生、拍譜子，再到裝大色、拘黑、退暈和包膠貼金，歷經幾十道工序，一座古建築體的油飾山水畫才能「顯山露水」。

■孔令德表示，很多工人都將祖傳的修繕技藝運用到文物保護事業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製藏書閣模型 參考展示皆宜

孔廟西北角是三孔古建隊的木作坊，幾十米的作坊裡吊扇呼呼地轉着，64歲的木作隊隊長陳根全正在用鋸切割一根細小的榫。他全神貫注，任由臉上的汗流下來。

製作考工夫 需時過百日

木作坊東側是陳根全和同事創作的孔廟奎文閣縮小版模型，目前已經做到了第二層。奎文閣是以藏書豐富、建築獨特而馳名中外的孔廟藏書樓，高23.35米，闊30.1米，深17.62米，黃瓦歇山頂，三重飛簷，四層斗栱。內部兩層，中夾暗層，層疊式構架，底層木柱上施斗栱，斗栱上再立上層木柱。陳根全表示，這個縮小版模型和奎文閣一模一樣，全部為木質結構。整個模型製作需時800小時，七八個工匠聯手製作也需要100天左右。而這巧奪天工的奎文閣模型，不但可作為「三孔」重新開放後的展品，亦是後人修復時可參考的依據。

1985年，奎文閣落架大修。年輕的陳根全跟着老師傅們將奎文閣一件一件拆下來，又一件件全部組裝成了現在的奎文閣。他清楚地記得，奎文閣幾千件木質構件擺滿了整個院子。奎文閣落架大修是古代建築木工修繕中有名的案例，也正是因為當年參與修繕奠定的基礎，陳根全再一次「挑戰」全木結構的縮小版奎文閣，這也是對大木作傳統工藝的「挑戰」。「沒有幾十年的木作技藝，根本做不來！」陳根全如是說。現場可以看到，木作坊裡操作的匠人多為年長者。

■由陳根全和同事創作的孔廟奎文閣縮小版模型第一層已基本完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生桐油造顏料 金龍臉上「貼金」

「『三孔』彩繪保護工程秉持的是傳統老手藝，全部使用老原料。」油漆彩繪隊隊長王明亮介紹。以貼金箔的金膠油和顏料老油為例，都是嚴格按照師父傳下來的傳統工藝，用生桐油進行熬製。按照工程需要，分別熬製不同的火候，加入不同數量的乾燥劑熬製而成。王明亮說，他們從不在市場購買成品材料。

這樣一種用途廣泛、用量巨大的必備材料，卻鮮有人能熟練掌握其熬製技法。王明亮說，掌握了當年老師傅的傳統工藝還不行，還要練就一副「火眼金睛」，準確把握熬油的火候。「傳統方法熬製油可延年！」王明亮說，這是現代成品油無法替代的。

據王明亮介紹，孔廟大成門的彩畫是最高級的金龍和璽彩繪，金龍和璽、龍鳳和璽等多類型彩畫也彰顯了「三孔」的歷史文化價值。在為彩畫「貼金」環節，「三孔」匠人有着自己獨創的「濕貼」工藝，讓「貼金」可以在戶外一般條件下作業，不必再搭建「金帳子」。同時還比較節省金箔，這體現了「三孔」匠人技術的精湛程度。

貼金時，要嚴格掌握金膠油的乾燥時間，金膠油乾過了貼不住，乾的不好金箔就會發黑。王明亮說，何時貼金，全憑老師傅的多年經驗，匠人們秉承的正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傳統工藝。

■經過「苦背」工序的屋頂可歷百年風雨洗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

手磨磚砌乾擺牆 嚴絲合縫更自然

為了讓讀者更能從採訪中感受「三孔」匠人的傳統工藝，三孔古建築工程管理處副主任孔令德帶香港文匯報記者爬上了孔廟快睹門的房頂。工人們正在做的這道工序叫「苦背」，是將麥秸灰抹在屋面望板和望磚上，在這之後才能鋪設灰泥和瓦件。「苦背」的北京官式做法是白灰摻上青灰和麻刀，曲阜卻有當地傳統做法，是將白灰和麥秸摻在一起。

孔令德說，摻麥秸可以提高石灰的拉結強度，正是因為這道傳統工序，古建築的屋面提升了堅固性，可歷百年風雨洗禮。

在孔廟大成殿前，孔令德指着窗下的牆壁表示，這是代表古代建築中瓦工最高水準的「乾擺牆」。「乾擺牆」需使用於擺磚，乾擺磚要人工將毛磚逐一砍磨，採用五扒皮做法。整個牆面做好後光滑平整，嚴絲合縫，甚至連頭髮絲都插不進去。目前，遊客還能在大成殿、孔府二堂三堂的地面磚欣賞到這一傳統工藝。

「老瓦工師傅四個小時才能磨好三塊乾擺磚，完全是手工操作！」張樹金告訴記者，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無法代替手工打磨，手工作品更自然，更有一種靈感。